

一场关于“老去”的对话



昨天,一位多年前相识的老朋友约饭,我欣然前往。饭桌上都是年龄相仿的姐妹,许久不见,大家聊得格外热络。

我们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大家都老了。如今不再种地干活了,孙子孙女也带大了,言语间透露出一种不被家庭需要、又害怕被孩子们嫌弃的忐忑。聊着聊着,气氛有点伤感,为了活跃情绪,李姐说:“我们要‘学会老’。”

“怎么学会老?”“老还要学吗?”大家不解地望着李姐。李姐分享了一个视频:一位博主走进了一个特殊的社区,与平均年龄78岁的40位长者对话。他们上午上数独课,进行逻辑推理游戏,下午有电影赏析。视频里,每位长者都在生动地讲自己的故事。他们的生活态度,深深地打动了我们:

郑老,北京电影学院教授。曾大面积心梗,植入了7个支架,每20分钟必须休

息,却依然乐于为大家讲解电影悬疑。他说:“精神交流是最有意思的事,你重新遇到了世界上另外一群人,仿佛又读了一次大学。”

78岁的冯大姐,3次患癌,经历了7次大型手术,子宫、卵巢、右乳与1/3的肺叶全部切除。她说:“必须接受那些不可避免的痛苦,人生只有一次,过好它,热爱它,享受它。”每个早晨,她都在放声歌唱。

89岁的金大姐,一天十几个小时沉迷歌剧,总觉得时间不够用。10年前她的女儿在马航事件中失联,但她说:“活着就要开心地活,不开心那还有什么意思?世界上每天都有意外发生,碰上了、想开了也就没什么了,要面对,继续生活,太阳每天照样升起。”

82岁的葛老,每周踢两场足球赛,他还是前锋,还在带博士生。他说:“我从来不以一个老年人的眼光来看待事物,有人说,‘你很年轻嘛!’我心里想:我什么时候老过?”……

他们身体渐老,头脑却依然活跃。他们遭遇过不幸,却比年轻人更有活力。我忍不住说:“他们的精神状态正处在人生的最高峰,既看透了现实,又对未来充满了好奇与希冀。”

魏姐接着说:“看了他们,我突然不

怕老了。时间会带走身体的能力,但是主动学习可以推迟它的发生。”“原来人老了,脑子不能老,精神更要丰富。”一向话少的郑姐情绪也有些激动。

这时年龄最小的小刘说:“他们都是一些高知,不愁柴米油盐,当然可以这样享受生活。但我们不一样,文化不高,生病没钱治,哪来这种心情?”大家望着李姐。

李姐看了看小刘,温和地说:“高知也好,普通人也罢,关键是怎么面对困难、疾病与意外,选择怎样生活。你看,我们姐妹们虽然已完成家庭和事业的使命。但这不代表我们就彻底衰退了呀。大家身体都还挺好,这不正是我们重新开始的本钱吗?”

那一刻,我明白了李姐说的“学会老”是什么意思了——老,不是被动等待,而是主动选择;老,不是终点,而是终身学习的又一起点。忘掉名利,抛开年龄的“羁绊”,才能真正回归纯真的自我,回到生命最初的本真。

某种意义上,老年,就像是回到童年,我们再次开启全新的时间,投身新的目标,天真如初,好奇依旧。

天色已晚,姐妹们的讨论却越发激烈。我们仿佛都为彼此的明天,点亮了一盏小小的灯。

管笛琴

此生欠父亲一顿火锅



上个周末,母亲提出和我一起去逛街。临近中午,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吃什么,就征询母亲。母亲说:“吃火锅吧。”

我们选了一家火锅店走进去,铜锅上桌后,就着咕嘟咕嘟冒泡的红油,母亲开始往锅里下肉片,突然说:“闺女,你爸活着时,一直想在外面吃顿火锅,可惜没吃上。”

“我爸想吃火锅?我怎么一点儿都不知道!”

火锅上缭绕升腾着雾气,对父亲的思念也随着热气弥漫开来。

父亲是5年前去世的,他生前一直住在村里的老家,来城里的机会特别少,我们没有带父亲逛过街,也几乎没有带他在外边吃过饭。直到他去世的半年前,他查出了肝癌晚期,在县城里住院时,我才有机会和父亲在县城的饭店里吃过几次,而那时他已吃不了什么东西了。

医生偷偷地告诉我们,父亲时日不多了,想吃什么就让他吃什么,想做什么就让他做什么吧。我特意请了两个月的假陪着父亲,想着可以带他做想做的事。

我知道父亲一直想去北京看天安门,我便提议带他去北京,可他很抗拒,甚至还发了脾气。在那两个月里,正好赶上了父亲的生日,我想带他去市里好好逛逛,都要订车了,可父亲依旧很抗拒,说怕花钱。我说,我有钱,可父亲执意不肯,无奈只好作罢。

如今想来,那两个月里好像父亲还是跟从前一样,不该花的钱一分没花,而

父亲想吃火锅的想法我压根都不知道!

“你爸也后悔,后悔这辈子就一直在村里窝着了。”

“那时,我一心想带他出去逛逛,可他也不去呀。”

“我们都瞒着他的病情,其实他都清楚,他怕出去了,就再也回不来了。”

听了母亲这句话,我顿时泪流满面,我恨自己,早干嘛去了!

“闺女,别哭,你爸从没怨过你,他还说那两个月是他这辈子和你说话最多的时候了。你爸嘱咐我,让我有机会就多和你们呆在一起,也多出门走走。”

“妈,今后我常带你出来逛街,也带你去旅游吧。”

“只要你们有空多回家看看,咱们说说话,妈就很开心了。”

母亲笑了,我也笑了。可我的笑容里满是对父亲的愧疚和无法弥补的遗憾。

赵鹏飞

有房,养老或更稳妥



二哥从外地回来了,大热天走家串户,游说我们同意将母亲的住房过户给他。理由有二:一是老人去世后,房子作为遗产继承要交不少税;二是眼下二手房价格一路下行,过几年再卖,也许得损失不少钱。为了让我们同意,二哥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分给我们应得份额。我和大哥想都没想,声明绝不会签字。

母亲每月退休金约4700元,虽然已经87岁,生活尚能自理,她的收入住低档一点的养老院够了。然而正因为高龄,随

时有可能发展为不能自理,如果日常生活需要护工照料,费用翻番都不止。另外一旦重病需要抢救,花个几十万都很正常。现在就卖房分钱,到了要用钱的时候,兄弟间分摊费用无法落实怎么办?二哥有点像猪八戒,取经途中就嚷嚷“分行李”,这不还没到西天吗?急什么。他还有点像我们某些同乡,每每参加喜宴,宴席还没开始就先各自打包。开席时桌上只剩残羹剩饭,吃相太难看。

“不要总把别人想得很坏,真要花钱救老妈的命,我砸锅卖铁都得把钱凑上……”针对我们的担心,二哥大不以为然。他的豪言壮语并不出乎我们意料,许多没怎么照顾过父母的子女都喜欢说大话。

前些天看一则短视频,一位妻子照顾刚瘫痪的丈夫。仅仅半个月就精神崩溃,和丈夫抱头痛哭,感觉日子没法过

了。很多人没有事到临头,根本不知道有多难,“百日床前无孝子”可不是古人随口说的。二哥是个寅吃卯粮的人,真到了手头拮据、老母亲又等着救命钱时,砸锅卖铁根本换不来几文钱。基于对人性的认知,现在越来越多的老人知道捏紧房产证,这是他们最后的救命稻草。一旦提前过户,很可能造就败家子、不孝女。不仅自己老命不保,还会坏了儿女名声,可谓两败俱伤。

父亲临终前曾留下遗言:母亲去世前,她的房子不准过户。我们当然会遵守,哪怕那套“老破小”过几年再也卖不出去了。古有“养儿防老”,如今养老有时须防儿。有些儿女在孝与不孝之间,因得老人耳根一软丧失原则,丢掉了底牌,他们就会沦为实打实的不孝子孙。出于对他们的爱护,也得防紧了,以免将来他们在街坊四邻、亲友圈里臭名远扬。朱辉

奶奶和她的老友

姨姥姥和奶奶是朋友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两人同到某地修建水库,在热火朝天的劳动中建立起深厚的友谊。

奶奶是城郊的农民,姨姥姥是山里的庄稼人。水库建完后,奶奶返乡务农,姨姥姥回到山里嫁人。我小时候,每到秋凉时,便能见到这位姨姥姥。她总在这个时候来奶奶家串门,挑着两个篮子,篮子里有小米、花生等农作物。奶奶见她来了,笑着说:“我就想着这几天你能来,我早馋你自产的这些东西了。”

姨姥姥进城一趟不容易,奶奶会留她在家住两日。姨姥姥勤快,闲不住,住在奶奶家这两天,会帮奶奶拆洗被褥和棉衣。两位老友针线活儿一起干,做饭也一起做。奶奶不把姨姥姥当外人,让姨姥姥主厨,奶奶帮着打下手。

奶奶夸姨姥姥心灵手巧,女红活儿好,做饭也不差。同样的食材,姨姥姥做的菜保留了食材原始的味道,让人吃得熨帖。

姨姥姥走时,奶奶会用大包小包的东西把姨姥姥的篮子装满。明明东西都是爷爷去超市买的,她骗姨姥姥是家里子女单位发的,自家人吃不了,请姨姥姥帮忙“消灭”。临告别时,奶奶还不忘嘱咐姨姥姥,等明年秋凉了,再来给自己“送秋”。我们家也有地,虽然地不多,但应季的农作物都种,姨姥姥送的那些,奶奶也种。但奶奶说姨姥姥那里山清水秀,海拔高、空气好,庄稼喝山泉水生长,更营养更好吃。

父亲上小学时,姨姥姥女儿生病来县城住院,奶奶去医院看望。见姨姥姥正为药费发愁,奶奶二话没说,回家取了钱送到了她手里。两年后,姨姥姥来还钱,还挑了两篮子东西,打开盖篮子的毛巾,里面装着小米和花生。她说,知道奶奶地里也种了这些,不稀罕,但家里实在没啥好拿的,空手来,怕奶奶的街坊四邻笑话。

那时走亲访友,都是挎个篮子。村里老太太、小媳妇爱站在胡同口,看人来人往,说东家道西家,谁家来个亲戚,挎了多大的篮子,也得议论半天。

姨姥姥懂得这套“胡同文化”,特意带了两篮子东西,在外人面前给足奶奶面子。奶奶笑得合不拢嘴,说姨姥姥送礼送到她心坎上了,姨姥姥那里的粮食都是精品,若是古代,这么好的粮食得送进皇宫。

姨姥姥见奶奶这样说,每年秋天,她都要给奶奶“送秋”,让奶奶尝鲜。那时候,山里的生活条件差,奶奶会早早去集市上扯好布,给姨姥姥家的孩子做几身新衣服,等姨姥姥来我家时,让她带回去。奶奶谎称,衣服是住在城里的一位有钱亲戚家的,人家孩子的衣服多得穿不完,送给奶奶好多件,就分姨姥姥几件。

我过去认为,奶奶这么多年一直在接济姨姥姥。奶奶却说,不是接济,是礼尚往来。我们家比姨姥姥家条件好,我们拿100元的东西和她10元的东西分量一样重。姨姥姥篮子里的粮食,对奶奶而言,是情义,是厚礼,金贵着呢。

奶奶的人情观和价值观小时候我不懂,长大后我才明白,真正的朋友是互相理解、相互帮衬、彼此欣赏,既雪中送炭,又锦上添花。

马星雨

